

歷代小說

二十六史通俗演義

印行
錦章圖書局

610.08
6058
V.5

分類號 610.08
著者號 6058

V.5

宋羣兒高祖詢
用鵝藥



國史館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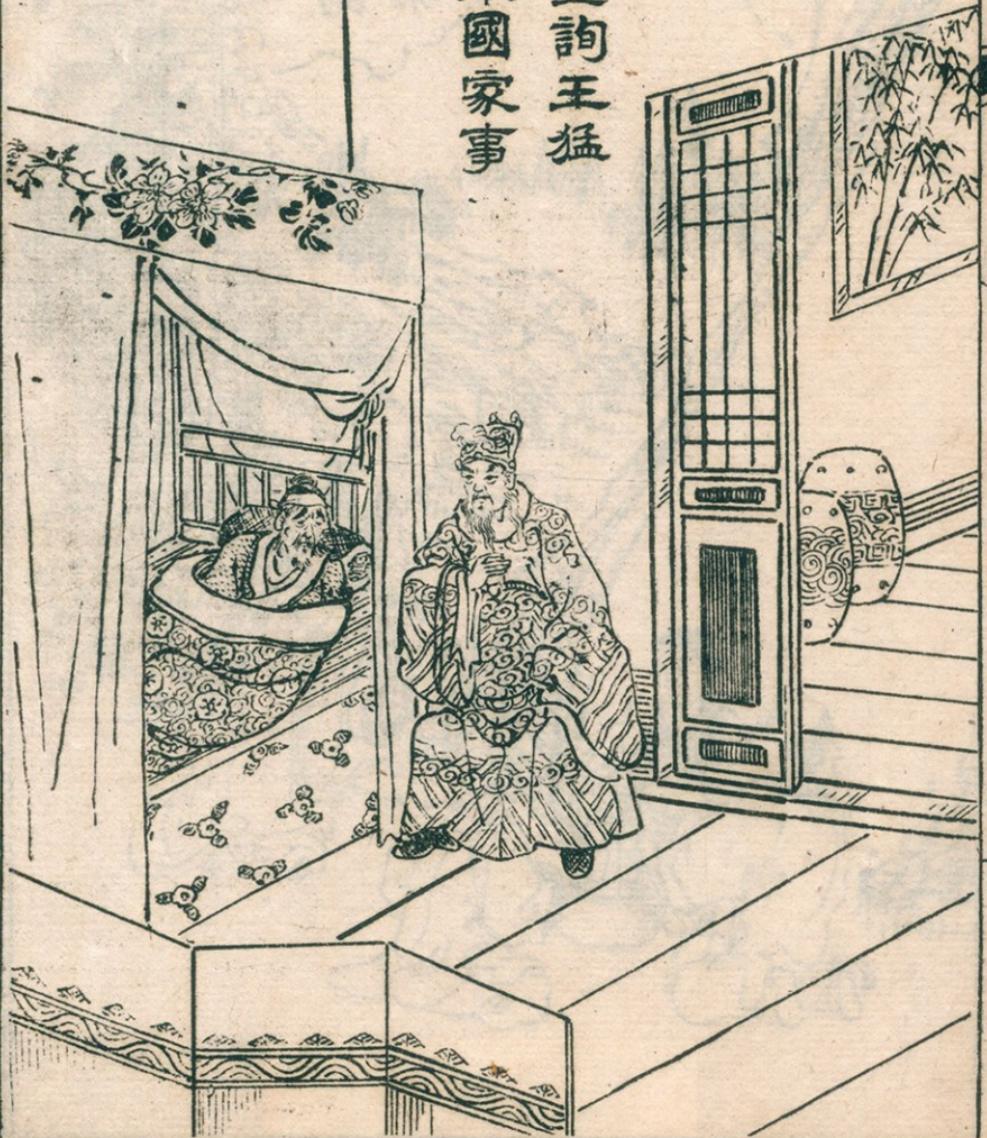
國史館藏書



0104919

苻堅詢王猛

後來國家事



新昌 呂撫 安世輯

男維垣 輔周

維基 起周

全校

維城 京周

第二十三回 宋齊梁傳陳國俱都江左

詞曰 一片殘山并剩水。年年虎鬪龍爭。奉宮漢苑晉家營。川原流恨血。毛髮凜威靈。
白髮詩人閒住馬。感時懷古傷情。戰場田地好寬平。前人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詩曰 詩向會家聞。講究話逢知己細評論。評論往事知賢否。講究前賢說廢興。東岸
水流西岸響。南山風送北山雲。雲容冉冉舒還卷。水勢滔滔古又今。流水浮雲
何日了。人生在世幾回春。消磨白髮詩和酒。斷送青春利與名。蓋世功名野馬
籟。撇天事業閨婆城。半張故紙留踪跡。千古漁樵作話文。闇論高談依故典。長
歌短曲弔英魂。就中多少悲歡處。珍重相知勿倦聞。

却說宋高祖武帝姓劉名裕。小字德興。字寄奴。彭城人。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也。裕生而母死。父翹。寄寓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長于後母。不讀書。但識字。嘗行遇大蛇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兎搗藥。裕問何為。答曰。吾主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即散。不見。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國號宋。仍都建康。在位三年。少嫡御。孝後母嚴正有度。帝疾甚。其子義符。年方九歲。徐夷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受顧命。在位一年。廢喪無禮。押毬左右。

廬陵王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等謀立徐羨之等惡之先奏廢廬陵王為庶人然後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等廢其主義符為榮陽王遷于吳即使邢安泰弑之并殺廬陵王于新安迎武帝第
三子宜都王義隆立之是為文帝以謝晦為荊州刺史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文帝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榮陽廬陵王之罪帝以檀道濟初不預廢弑之謀止于脅從豫撫而用之至是乃命劉彥之檀道濟收捕羨之等羨之傅亮伏誅謝晦舉兵反文帝乃自將討晦斬之立子邵為太子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遣右將軍劉彥之自淮入泗泗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
攻兵北渡皆棄地北去于是司空二州皆平宋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皆捷軍至厯城魏將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自厯城引還軍士有亡降
魏者具以告之魏人追之眾惶懼將濱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
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乃全軍而歸道濟威名日盛朝廷憚之乃下詔誅之道
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帻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矣人不足復憚矣
宋主大起軍旅伐魏使王元謨進圍滑臺魏主自將救之眾號百萬元謨懼走魏人追擊大破之
魏主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郡縣皆望風奔潰魏軍至瓜步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恐民皆荷擔
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嘆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魏人反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
殺掠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般樂以為戲淫掠婦女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
無室可依巢于林木文帝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雖交戰日期亦待中詔以至于敗初文帝仁厚

恭儉勤於政事。吏久於任。民安其業。在位三十年。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至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帝欲廢太子邵。而議久不決。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其子濬。濬馳報劭。劭乃為逆謀。帥張超之等入雲龍門。拔刀上殿。帝舉几扞之。五指俱落。遂弑帝。并殺潘淑妃。沈慶之輔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起兵討劭。誅劭及濬。駿遂即位。是為世祖武帝。帝於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無所不至。狎侮羣臣。奢慾無度。嗜酒好利。大興土木。侍中袁覲。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以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但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每酣飲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醉態。由是內外畏之。在位十一年崩。太子子業立。子業幼而狂暴。及即位。殘暴淫虐。無所不至。淫其姊山陰公主。公主性最淫。不遂其慾。帝為置面首三十人。面首者。面貌美男子也。又畏忌諸叔。皆拘于殿內。捶毆陵曳。無復人理。謂湘東王或為猪。建安王休仁為殺。王山陽王休佑為賊。王東海王偉為驢。王以木槽盛食。裸或納泥水中。使就槽食。少府劉暉。娶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或嘗忤旨。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大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肺肝。乃釋之。及暉妾生子。為之大赦。或乃得釋。又詔諸王妃公主命婦。列于前。使左右自裸其衣。復盡強裸女衣。使共淫于一殿中。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遂殺其三子。裸鞭江妃一百。而復強淫之。諸女大懼。悉自去其衣。不留寸絲遮掩。宣淫無忌。縱帝觀閑。以免其禍。寧朔將軍何邁。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主于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死。殺宮婢送邁殯葬。邁素豪侈。多養士。謀廢帝而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帝

欲殺子勛。時勛為江州刺史。舉兵反于潯陽。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諸妃宮女與左右裸相逐。或使數女淫一男。或使數男淫一女。又裸宮人使與羝羊猴犬交。又縛馬仰于地。使宮人裸與之交。一女子不肯裸衣從淫。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一女子罵曰。悖逆天道。明年不及熟矣。乃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于上帝矣。行當殺汝。宮中羣言竹林堂有鬼。帝出華林園至竹林堂。見有紅袖相招。帝與群巫緣女射鬼于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直入。帝射之不中而走。阮佃夫追殺之。在位一年。迎湘東王或即位。是為明帝。封壽寂之等十四人為侯。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傳首建康。明帝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兜。已有孕。復迎還。生子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帝每大宴。使諸妃婦女裸于前。與王皇后共觀以為樂。后以扇障面。帝大怒之。帝與魏戰敗。使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帝恐諸王謀帝位。殺諸王十五六人。惟恐昱之不立。至是殂。在位七年。太子昱立。年方十歲。以蕭道成為中領軍。入直決事。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蕭道成遣兵擊斬之。宋王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誅戮大臣。慘裂其尸。以為嗤笑。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方畫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匏箭。射中其脣。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所宜行。淵默然。道成命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等。使乘機便會帝乘露車。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乃使楊玉夫弑帝。在位五年。追廢為蒼梧王。道成以太后令。迎立明帝第三子安成王準即位。是為順帝。沈攸

之袁粲劉秉各起兵謀誅蕭道成俱不克而死順帝在位三年遂為蕭道成所篡帝曰願世世勿生帝王家卒為道成所弑滅其族宋上凡八主共六十年齊高祖蕭道成字伯紹蕭何之後姿表英異龍顏鐘聲鱗文遍體肩有赤痣似日月狀初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國號齊帝深沈有大量性清儉博學能文在位四年殂太子頤立是為世祖武帝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于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游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而未能改太子長懋早卒初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何故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孑遺帝在位十一年殂以朝事委其姪西昌侯鸞奉太孫昭業立之在位一年蕭鸞弑其君昭業以太后令追廢為鬱林王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昭文在位三月蕭鸞廢之為海陵王尊弑之鸞遂篡位是為高宗明帝魏孝文帝宏大舉伐齊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昧於為政之體以蕭衍為雍州刺史在位一年殂太子寶卷立每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輶哭大笑曰禿鷺啼來乎嬉戲無度親信宦官始安王遙光與徐孝嗣江祐蕭坦之江祀劉暄六人更直內省分日帖勅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宏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宏策修武備聚駿勇以萬數齊主殺其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齊主又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初明帝臨殂戒寶卷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決于倉猝於是大臣人

人不自保。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自是無忌憚。與近習大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為宦者裹魚肉還家。時時出外遊走。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司尉擊鼓蹻圍。鼓聲所聞。奔走不暇衣履。犯者奮手格殺。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士民震驚。啼號塞路。嘗有婦臨廬不得去。剖腹視其男女。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北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魏。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反。奉江夏王寶元向建康。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眾圍之。將軍左興威望風退走。擒殺之。時南豫州刺史蕭懿在小嶺。帝密遣使召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擊慧景等。慧景等戰敗。皆死。齊主昏淫益甚。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因齊後宮火。言于齊主曰。柏梁既炎。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又於苑中立市。以潘妃為市令。自為錄事。小有過失。妃則杖之。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子。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盡困。號泣道路。奪蕭懿兵權。以為尚書令。初。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難自立。何況亂朝。若滅賊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厯陽。若復釋兵。受其高爵。必生後悔。懿不從。至是齊主將殺之。長史徐曜甫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帝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既死。其弟雍州刺史衍。起兵襄陽。荊州長史蕭穎胄。亦以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兵于江陵。乃以寶融敕署衍為都督前锋。

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寶卷罪惡。稱奉海陵王昭文之母宣德皇太后令。以南康王宜纂承大統。廢寶卷為涪陵王。上庸太守韋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行。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是為和帝。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於是眾望皆歸于蕭衍。衍引兵東下。寶卷與黃門及宮人習戰。而否于軍賞曰。賦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法始珍。梅虫兒說以悉誅大臣。將軍王珍國及其副張稷等大懼。弑寶卷於含德殿。以黃綉絹裹寶卷首。送詣石頭城。在位二年。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領軍王茂曰。上齊者此物也。乃併茹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十人分賚將士。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今王業已成。遲延不取。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豈復有人同公作賊耶。衍然之。衍遂即皇帝位。國號梁。廢和帝為巴陵王。和帝在位一年而被篡。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從巴陵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玉。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揭殺之。揭殺者敗其陰而殺之也。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而死。齊人凡七主。共二十四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齊之疏族也。母張氏。見葛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而生衍。狀貌殊特。日角龍顏。古文八字。頸有浮光。右手有文曰武。居室常有雲氣。長而英達。有文學。既篡齊。乃置謗木肺石二函。曰。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欲有言者。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沈莫達者。投肺石函。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建孔子

廟以重儒。善政頗多。及其中年。惑于佛教。禁文綺不得為人獸之形。為其剪裁。有乖仁恕。罷宗廟牲牢。厲以蔬果犧牲。皆以麵為之。為其有累冥道。朝野誼傳以為宗廟不血食。沈約卧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呼道士奏章。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主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得惡疾而死。帝益信因果。三次捨身于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親為四眾講涅槃經。三慧經。羣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至真佛祖達摩之言。反擴棄不用。達摩渡江而去。蓋帝之所學者。佛中之皮毛。至于收放心。養性靈。真正法門。曾不知學也。同泰寺浮屠災。帝為起十二層浮屠。值侯景亂而止。帝頗好邊功。使其弟臨川王宏伐魏。克梁城。魏遣邢巒與中山王英合兵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勸之退。魏人為之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韋虎者。韋叡也。會是夜暴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五萬人。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乘勝領眾數十萬。進攻鍾離。梁曹景宗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眾盛。勸使緩行。叡曰。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遂至邵陵。梁主預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恭。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濟必矣。叡等預裝高艦。與魏橋斗。先以艦擊其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柵。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軍人奮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等亦焚營去。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魏降將王足獻計。請堰淮水以灌魏壽陽。帝然之。使水工陳永伯。將軍祖暅。發徐揚民。假康絢都督諸軍事。共二十萬。

人築之。南起浮山，北抵嶺石，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丈，高二十丈，圍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時東魏、西魏分為二。東魏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畧。高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及歡卒，遂以河南降西魏。復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以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建議，僕射謝舉等曰：「頃與魏通和，今納其叛臣，非宜。」梁主曰：「得景則塞北可清，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夜，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夜，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勿受景地，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遂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東魏大將軍高澄遺書于梁，復求通好。帝召羣臣議。司農卿傅峻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許之必墮其計。」朱异等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梁主亦厭用兵，乃從異言。景果為反計。帝弟臨川王宏之子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屢得罪于帝，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于正德，請自効。正德大喜。景反于壽陽，引兵臨江。尚書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壽陽，則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事遂寢。」羊侃曰：「今茲敗矣！」帝以臨賀王正德都督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震駭。正德守宣陽門，帥衆于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即僭皇帝位，景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

尚書令羊侃隨方拒守。景亦不能克。侃子騫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不為動。會羊侃卒。城中益懼。時諸王大臣各處勤王。兵俱集。景偽求和。使梁帝敕止諸路援軍。而攻城益急。帝從釋氏教食。惟米羹。糲飯。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因使上雞子數百枚。俟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主聞城已陷。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于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自衛。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刀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景以臨賀王正德為大司馬。德謀殺景。景因殺之。景縱兵掠帝宮。人股慄殆盡。自後梁主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為所裁。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王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歲。是日太子綱即位。是為簡文帝。初武帝昭明太子統五歲。能通五經。讀書一日五行。俱下善屬文。孝謹寬和。喜怒不形。以宮監鮑邈之誣告獻禱事。不能自明。憂憤而卒。生二子。歎譽。譽。武帝舍孫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武帝內愧。以岳陽王簷都督雍涼益秦郢隨諸軍事。簷既居形勝之地。折節下士。樹恩百姓。勇俠之士多附之。境內稱治。值侯景亂。時湘東王繹不能討。景乃與簷交兵。邵陵王綸勸之。不聽。簷乞師于西魏。西魏使楊忠救之。簷降魏為附庸君。是為後梁。待後再序。不題。却說梁簡文帝綱六歲能屬文。讀書一目十行。俱下。雖承父業。而受制于賊臣侯景。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為誓。兩無猜貳。以帝女溧陽公主為妻。請帝禊飲於樂遊苑。帝聞絲竹之聲。悽然泣下。景自稱漢王。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帝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景性殘忍。於石頭城立大碓。有犯法者。擣

殺之化為肉粉。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由是百姓不附。梁湘東王繹移檄遠近，下令大舉討侯景，而兵仍不行。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襲之，綸收散卒，遣使降于齊。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討景，投湘東王繹。繹遣大都督王僧辯討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繹復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繹復遣僧辯引兵東下，克郢州。獲景將宋子仙，殺之。初，景克建康，欲待平定中原，然後為帝。後娶溧陽公主，才貌兼全。景殺太子大器等，及王侯之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于景黨未嘗屈意。臨難不懼，從容就義。景復使王偉弑帝，迎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棟立之。未幾，景廢帝為淮陰王，鎖于密室，自稱漢帝。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等擊侯景，敗景兵于江中。其將盧暉畧以石頭城降。霸先進軍擊景，眾殊死戰。景兵大潰，以皮囊盛其所生二子，掛之鞍後，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鷗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暴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溧陽公主以父兄之仇，亦欲食其肉。眾以其陰與之，公主食之。既，湘東王繹使朱買臣、沉豫章、王棟于水自即帝位于江陵，是為世祖元帝。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元帝眇一目，性殘忍。先時不赴父難，後亦不奉簡文正朔。忌弟殺姪，惟營己私，踐祚江陵，好談元教，講老子于龍光殿，姪簪鉤連魏伐梁。西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內外戒嚴。梁主尚戎服，講老子。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四門以納魏兵。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遂以素車白馬出降。在位三年，魏人殺之。及太子元良子方諸方畧等。元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自溧陽即梁王位。時年

十三。齊使邢子才納梁武帝兄懿之子淵明于梁。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幼冲。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以年以望。堪保金陵。僧辯納淵明即皇帝位。以方智為太子。初僧辯與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至是霸先遣使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唯孝元能復仇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欲何為乎。遂舉兵襲僧辯。縊殺之。淵明稱帝。凡七月。遜位出就邸。晉安王方智復即皇帝位。是為敬帝。稱藩于齊。政由霸先。在位二年。陳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復進爵為王。遂稱帝。梁主禪位于陳霸先。奉梁主為淮陰王。尋弑之。梁亡。凡四主。共五十六年。陳霸先字興國。吳興人。漢太邱長陳寔之後。少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既纂梁國。號陳。是為陳高祖。武帝。陳主。復信佛。捨身于大莊嚴寺。子昌。初在江陵。江陵陷。見虜于魏。陳武帝既即位。請于魏。未得還。在位三年。殂。乃召兄子臨川王蒨。即位。是為世祖。文帝昌歸。文帝沉之于江。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取閭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在位七年。殂。太子伯宗立。伯宗柔弱。權盡歸于其叔安成王頃。在位二年。頃。遂廢伯宗為臨海王。而自立。是為高宗宣帝。帝遣吳明徹攻齊。克壽春。擒刺史王琳。斬之。遂取齊昌州。徐州等地。已而聞周滅齊。欲爭徐兗等地。遣吳明徹圍周彭城。周遣王軌引兵威之。眾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在位十四年。殂。太子叔寶立。是為長城公。于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绮。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里。其窓牖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未有。每微風漸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

奇花異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時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陳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髮長七尺。光可鑑。人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伺人主顏色。帝見而悅之。因得幸。貴妃引薦諸宮女。以悅于帝。百司啟奏。多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宗戚。內外連結。貨賂公行。羣臣諫者輒罪斥。沈后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帝遇之素薄。未嘗有所忘忽。惟尋閱書史。數上書諫諍。陳主欲廢之而不果。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時隋已篡周。又滅後梁。後梁者。昭明太子第三子。譽也。梁武帝以譽都督雍涼益秦郢隨諸軍事。侯景之亂。湘東王未能討景。反與譽連兵。譽降西魏。西魏立為梁王。尋為帝資以荊州之地。屯兵守之。奉魏正朔。追尊父統為昭明皇帝。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謀。雅達政事。文辭贍足。操亦亞之。後梁中興。二人之功居多。後梁宣帝。譽知人善任。御下有恩稱帝七年。殂。子明帝歸立。孝慈儉約。有人君之量。嗣世二十四年。殂。子琮立。嗣位二年。隋文帝徵琮入朝。廢為莒國公。後梁亡。凡三十三年。二梁通計八十五年。時隋天下大定。惟陳未下。清主問取陳之策。于高熲。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

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攻其無備。自無不克。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蓄積。莫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王用其策。陳人始困。隋王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為。使投其木柿于江。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戊申十月甲子。隋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與韓擒虎。賀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楊素出永安下三峽。順流東下。陳王以蕭摩訶等為都督。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虜豈能飛渡耶。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己酉正月朔旦。陳主朝會。大霧四塞。于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遁于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任忠率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于井。蓋井傍有穴。穴有地室。積有金銀糧草。謂可避難也。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來而上執送。長安在位七年。陳亡。凡五主。共三十三年。晉王廣馳書高熲。令留張麗華。高熲斬之。廣由是恨類。沈后與叔寶俱入長安。及叔寶卒。沈后每隨煬帝。煬帝被弑。乃為尼而卒。初陳宣帝時。陳州刺史歐陽紇反。陽春太守馮僕之母洗氏發兵擒送建康。陳封洗氏為石龍太夫人。及陳亡而陳兩廣嶺南諸郡。奉洗氏為主。保境拒守。號為聖母。晉王廣使陳叔寶為書招之。夫人慟哭。盡日乃降。嶺南悉定。以上兩朝之事。已經序明。其北朝自前秦而後至隋文帝。如何興廢。如何得國。並未及

序。故下二十四二十五兩回。單序北朝之事。直至二十五回之末。隋文帝滅陳。合天下為一統。然後直接此回。未能遠爾。講明且聽逐漸分解。

第二十四回 索頭魏分齊周北地稱尊

詞曰 六代瓜分世界。五胡雲擾中原。縱橫三百有餘年。幾度交鋒索戰。

馬過生靈蠶粉血流河洛腥羶耳聞猶自不堪言。有眼休交看見。

却說北朝拓跋氏本東胡別部鮮卑。漢時李陵之後。世為酋長。至詰汾居匈奴故地。嘗因于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有美婦人車從甚盛。自稱天女。相與偶而去。明年以所生男授詰汾。是為力微。力微立部眾寢盛。三國曹魏時。力微遣長子索頭沙漠汗入貢。晉武帝時。復遣入貢。幽州刺史衛瓘表奏留在并州。既而復遣歸國。諸部大人譖殺之。力微年一百四歲卒。子悉祿。祿官相繼立。祿官卒。汗次子猗盧立。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皆破之。與劉琨同破前趙。以前趙不可猝滅。大獵而還。晉懷帝封為代公。愍帝封為代王。猗盧欲立其少子比延為長子。六修所弑。猗盧兄猗色之子普根。殺六修而自立。國中大亂。遂弱。普根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西取烏孫。東兼勿吉。雄于北方。猗色妻惟氏。忌鬱律之強。恐不利于其子。乃殺之。而立其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養于後趙。惟氏專制朝政。賀傉卒。子紇那立。初代王鬱律之子醫槐。居于其舅賀蘭部。紇那求之不得。引兵擊之。弗克。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醫槐為代王。紇那奔宇文部。醫槐卒。次弟屈剛猛。多詐。諸大人殺之。而立其弟孤孤。不

可。自詣趙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後趙主虎義而許之。什翼犍立分國之半。以與孤時代國寢寢。
什翼犍雄勇有智。畧國人附之。有眾數十萬。代國復強。後以繼嗣不定。為子實君所弑。代國大亂。
前秦主苻堅以兵伐代。取實君車裂之。分代為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賀氏以實君子珪依
庫仁。自是代併于前秦。前秦者。略陽臨渭氐蒲洪也。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時
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洪驍勇多雄畧。羣氐畏服之。初服于晉。後降前趙。後趙遣石虎攻之。洪敗
降虎。洪說虎遣關中豪傑及羌氐以實東方。虎從之。徙秦雍豪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
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枋頭者。今北直大名府濬縣西南是也。及石虎卒。石遵篡立。罷
洪都督。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擁洪為主。眾至十餘萬。後趙石鑾畏洪之逼。以洪都督
關中秦雍州刺史。洪遂據關右。自稱大都督三秦王。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以其孫堅字永固。背
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洪為後趙降將麻秋所鳩。僭王位一年。世子健收秋斬之。據長安。稱天王。
一年。稱帝三年。殂。子生立。生幼少。一目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殘忍
好殺。自皇后丞相而下。一言之誤。立死無幸。及應天變族誅。與酒後被殺者不可勝數。初秦主健
之弟東海王雄。位兼將相。謙恭汎愛。健甚重之。及卒。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豪傑。與
呂婆樓等善。生遺堅擊姚襄擒斬之。襄弟萇以其眾降。襄弟萇皆姚弋仲之子。弋仲南安赤亭羌人。
相傳大舜之後。弋仲服于前趙。後襄降晉。復叛晉而奔平陽。據襄陵。欲圖關中。堅擊斬之。生屢欲
殺堅。賴李威營救。始得免。生好剝人面皮。使之歌舞。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奇淫異刑。羣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於是薛讚等勸堅為社稷計。堅問尚書呂婆樓。樓請咨子竊人王猛。堅招猛與語大悅。遂與呂婆樓等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直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生僭位二年。堅殺之而自立。任用王猛。秦大治。秦王堅有圖燕之志。會晉遣桓溫伐燕。燕求救于秦。秦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使溫滅燕。則勢愈大。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則燕亦病矣。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戰于枋頭。桓溫遁還燕。吳王垂追之。大敗溫兵。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後妻段氏。及子弟姪俱奔秦。秦王堅聞燕太宰慕容恪卒。久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以為冠軍將軍。秦遣王猛督軍伐燕。克壺關。所過郡縣。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燕長史申孕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歲星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秦王猛入晉陽。大敗慕容評於潞州。遂圍鄴。燕散騎侍郎徐蔚夜開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慕容評奔龍城。秦追獲之。前燕亡。王猛知慕容垂必不能久為人下。數勸堅除之。而慕容垂後夫人段氏有絕色。得幸於堅。堅每與之同輦遊後庭。故不納王猛之言。而任垂以兵柄。有加後垂得志。以段氏為后。秦伐晉。取成都。于是晉涼益三州入于秦。涼公張天錫荒於酒色。秦遣苟萇。姚萇將兵滅之。又滅代。于是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朝于秦。秦清河侯王猛寢疾。秦主堅親至其第視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在晉。願勿以晉為圖。鮮卑慕容氏。西羌姚氏。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言訖而終。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景略猛

字也。時秦已併吞各國。惟晉未下。欲大舉滅晉。羣臣諫者皆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與幼子說皆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孺子所知。遂統百萬之眾。大舉伐晉。為晉謝石謝元等所破。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世子寶與其弟德皆請殺堅以復燕。垂曰。我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恩不可忘。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北至洛陽。眾十餘萬。慕容農勸垂乘機復燕。垂善其言。行至澠池。會北狄丁零國翟斌作亂。垂言于堅。請奉詔鎮撫北方。堅許之。權翼石越等言。垂必為亂。堅不聽。曰。朕已許之。何可食言。苟有此亦天命也。長樂公丕乃給以羸兵敝鎧。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之副。垂行至南陽。夜襲飛龍兵。盡殺之。而與翟斌兵合。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遣使如鄴。告慕容農等起兵相應。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帥衆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于列。眾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將兵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于是人情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遂進攻鄴。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主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闕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遣苻叡都督諸軍。以姚萇為司馬。討之。泓懼。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為亂。宜驅令出闕。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糾煽羌豪五萬餘眾。推長為盟主。萇自稱秦王。是為後秦。羌胡降者十餘萬。秦寶衝擊慕容沖于河東。沖奔慕容泓。泓眾十餘萬。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殺泓。泓僭王位一年。蓋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未幾。稱帝于阿房。是為西燕。沖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

盛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中山王才不逮人。而驕已甚。殆難濟乎。西燕主沖攻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血流淋漓。冲縱兵大掠。關中士民流散。千里無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自出奔五將山。冲入長安。後秦主萇聞堅出奔。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五將山。秦兵皆敗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萇遣人弑堅于新平佛寺。在位二十九年。堅庶子長樂公丕。將西赴長安。至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位。傳檄四方。討慕容垂。姚萇。闕隴諸郡復起為秦。西燕左將軍韓延殺西燕主慕容沖。沖僭位一年。而立冲將段隨為燕主。慕容永襲段隨。破之。率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眾推永為河東王。于是長安空虛。後秦主姚萇。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秦。西燕墓谷永既去長安。擊秦主丕于鄴。殺之。丕嗣位一年。永遂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夫人。楊氏引劍刺之不克。為永所殺。永僭位九年。後燕主垂攻西燕。執慕容永。斬之。西燕亡。凡三主。共十一年。前秦南安王登。聞丕被殺。發喪即位。戎夏歸之者十餘萬。伐後秦。所向無前。秦王登擊安定。後秦王萇襲破其輜重。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興曰。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僭位八年卒。世子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師伐前秦。擊前秦主登。殺之。登嗣位八年。殂。太子崇立。奔湟中。興乃發喪。即位。前秦主崇在湟中。為西秦主。乞伏乾歸所逐。死。前秦亡。凡六主。共四十五年。後秦主興存。

問孤貧恤刑獄進賢退不肖其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興在位二十二年。殂長子泓立。泓懦弱多病。僭位二年。晉太尉劉裕滅之後。其地為夏主赫連勃勃所得。其西秦王乞伏乾歸先世為乞伏部主。服于趙。及趙亡。服于前秦。自苻堅之敗。乾歸兄國仁起兵叛秦。據涼州臨洮河州。僭王位一年。殂子公府尚幼。群臣立其弟乾歸。乾歸殺前秦主崇。盡有隴西之地。僭王位十五年。為國仁子公府所弑。乾歸子熾磐誅公府而自立。僭王位十六年。殂子暮末立。僭王位四年。夏主赫連定攻之。暮末窮蹙。輿輶出降。夏主定殺之。及其宗族五百人。西秦亡。凡四世。共四十七年。夏國者。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武於前趙劉聰時以宗室封樓碩公。拜安北將軍。雄據肆盧川。武生豹子。豹子生劉衛辰。前秦主苻堅因代國之亂。分代為二部。自河以北屬劉衛辰。毛代來城。及堅敗秦亂。遂有朔方。今陝西寧夏等地。魏主拓跋珪伐之。衛辰敗為其下所殺。魏誅其宗黨五十餘人。投尸于河。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部。薛干送勃勃于前秦驃騎將軍沒奕干。奕干以女妻之。降于後秦。後秦主興見勃勃而奇之。以為安北將軍。使鎮朔方。秦魏通好。勃勃大怒。遂叛秦襲殺沒奕干。併其眾。自謂夏后氏之苗裔。自稱大夏天王。改姓赫連氏。秦主興自將擊之。勃勃掩其不備。奉兵大敗。勃勃築都城于黑水之南。名曰統萬。令甯夏衛是也。晉太尉劉裕伐後秦既滅後秦而歸勃勃。以兵取其地而國始大。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箭射甲。不入。則斬為弓矢者。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僭位十八年。殂子昌立。僭位三年。魏太武帝憲伐夏。克夏都統萬城。夏主有三女。皆絕色。魏主皆納為貴妃。夏主奔上邦。以兵來攻安定城。親

自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夏主昌敗走。馬蹶被擒。送平城。魏主以女故。善遇之。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封為秦王。夏主昌弟平原王定奔平涼稱帝。僭號四年。魏太武帝襲平涼克之。以夏主定之。后賜豆代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上邦。夏主畏魏之逼。整兵擊西秦敗之。西秦王乞伏暮末。輿觀出降。夏主殺之。及其宗族五百人。又欲濟河擊北涼王蒙遜而取其地。吐谷渾王遣兵擊敗之。執夏主定以歸。送于魏。夏亡。凡三主。共二十五年。其後秦西秦夏已經序明。請再序。後燕及北燕事迹。却說後燕慕容垂既叛。前秦苻堅復前燕舊業。乃定都中山。稱帝。翟斌恃功驕恣。邀求無厭。復與前秦苻丕通。垂殺之。魏主拓跋珪叛燕。燕主垂遣太子寶伐之。大敗而還。垂因大舉。自將襲魏。克平城而還。至上谷而殂。僭位十二年。太子寶立。魏主珪從井陘趨中山。擊信都。燕主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群盜以擊魏。夜襲魏師。大敗奔還。尚書郎慕容與皓謀弑寶。而立寶弟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自安。遂作亂。燕主寶出走。城中立開封公祥為主。麟殺之。而自立。寶弟趙王麟。不克。麟奔鄴。麟說范陽王德。南徙滑台。魏遂取鄴。麟上尊號于德。德前燕主皝之子也。用兄垂故事。稱燕王。尋稱帝。更名備德。都廣固。今山東青州府是。也是為南燕。麟後謀反。德殺之。備德僭位七年。殂。無子。以兄子超為嗣。超僭位六年。猜虐日甚。政出權倅。晉太尉劉裕滅之。斬于建康市。南燕亡。凡二主。共十三年。燕主寶在龍城。龍城今北直永平府是也。欲調兵復取中原。子長樂王盛諫不聽。行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因衆心憚征役。遂作亂。寶奔還龍城。尚書蘭汗潛與速骨通謀。誘殺遠西王慕容農。速骨入城。縱兵太掠。寶盛皆輕騎南走。蘭汗遣使迎寶。寶以汗燕主垂之舅。而盛妃。

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泣諫不聽。盛乃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弑
之。并殺太子策。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今我窮困歸汗。汗性愚淺。必不殺我。旬月
之間。足以展我志矣。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汗乃舍之。待之如初。盛內則離間
其兄弟。外則潛結黨與。汗與加難治兵相攻。引李旱。張真為腹心。旱真。盛所素厚也。因汗醉。盛誘
姪入。與李旱。張真等誅汗。內外帖然。盛下令即位。自貶號曰庶人。天皇務峻威刑。人不自保。前將
軍段機等作亂。盛帥左右討之。被傷而殂。僭位四年。中壘將軍慕容拔等白丁太后以國多難。宜
立長君。乃廢太子迎垂。少子河間公熙立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城城。為貴人。次曰訓
英。為貴嬪。皆有絕色。熙極寵愛之。丁太后怨熙。逼殺之。城城卒。熙以訓英為后。作龍騰苑。方
十餘里。築景雲山。高十七丈。起逍遙宮。連房數百。與苻后遊宴其中。頃刻不能離。及后卒。熙哭之。
絕而復蘇。大殮既訖。復啟其棺。與之交接。斬哀食粥。百官哭無涕者罪之。及葬。喪車高大。輶北門
而出。熙披髮徒步送二十餘里。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熙。上命山澤。至是因民之怨。潛入
龍城。及熙出送葬。與左衛將軍等作亂。推夕陽公雲為主。閉門拒守。熙軍無故驚散。熙微服匿林
中。為人執送雲。併其諸子殺之。熙僭位七年。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後燕亡。凡四世共二十四
年。前後二燕通共八十八年。高雲僭天王位三年。為幸臣離班。桃仁所弑。眾斬班仁。推馮跋為主。
是為北燕。跋勤於政事。輕徭薄賦。慎擇守宰。燕人悅之。僭位二十二年。及病篤。命太子翼攝國事。
勒兵聽政。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

宮宋夫人縊詔絕內外謀立受脣跋弟中山公宏帥甲入禁中宿衛皆散夫人命閉東閣。宏家僮踰閭而入射殺女御跋驚懼而殂。宏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為宏所殺跋有子百餘人宏皆殺之。魏太武帝數伐燕燕主宏屢敗失地魏拔燕白狼城宏奔高麗後為高麗所殺。宏僭位六年而為魏所滅北燕亡凡二世共二十八年諸燕之事已經序完請得而序諸涼之事初前秦主苻堅以呂光為驍騎將軍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伐西域。光略陽氏人字世明齊太公呂尚之後呂婆樓字廣平之子也。光等領兵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烏耆等國皆降。龜茲王帛純嬰城固守求救于嚙胡。嚙胡遣騎及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之。光大破之帛純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甯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駢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而還。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光擒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呂光得秦主堅山問舉軍縊素大赦改元自稱三河王尋稱天王國號大涼。以禿髮烏孤為河西都統烏孤破涼取金城自稱平西王是為南涼。涼尚書沮渠蒙遜叛據金山建康太守段業叛後涼蒙遜以眾歸之是為北涼。此建康在陝西行都司高台千戶所呂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庶長子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宏為司徒戒之曰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遂殂。僭位十四年太子紹立呂光弟寶之子超謂紹曰纂為將多年觀其舉止必將為變請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

忍為此紹立方五日。庶兄纂及其弟宏夜帥壯士攻廣夏門而入。呂超帥卒二千赴難。大潰。超奔廣武。紹自殺。纂即天王位。呂超自廣武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又以宏為大司馬。宏以功高地遠。遂以東苑兵作亂。纂擊破之。宏將奔南涼。呂方執送。纂斬之。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而宏之妻女亦在其中。纂嗜酒好獵。與呂超等飲于內庭。超兄隆數勸纂酒。纂大醉。超取劍刺之。洞胸而死。僭位三年。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舍仗而降。超遂推其兄隆即天王位。楊氏有美色。超將納之。后大罵盡節而死。後涼主呂隆多殺豪望人。不自保。焦朗等使人說後涼主姚興。遣兵自金城濟河。直趨姑臧。呂超等逆戰大敗。南涼主傉檀及北涼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降于後秦主姚興。僭位三年。後與其子弼以謀反。誅。後涼亡。凡四世。共一十八年。其自後涼分據者。有南涼禿髮氏。禿髮之先河西鮮卑也。與拓跋魏同祖。西晉武帝時。禿髮樹機能陷涼州。武帝以馬隆為武威太守。擊破之。樹機能為部下所殺。從弟務丸立。務丸卒。子椎斤立。椎斤年一百一十歲卒。子思復鞬立。思復鞬卒。子烏孤立。雄勇有大志。呂光據涼。拜烏孤為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封廣武公。未幾叛涼。取金城。金城即今臨洮府蘭州是也。烏孤僭王位三年。因醉走馬傷脅而殂。弟玉。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焉。烏孤僭王位三年。因醉走馬傷脅而殂。弟禿髮利鹿孤立。利鹿孤僭王位三年。殂。弟禿髮傉檀立。僭王位十三年。吐谷渾乙弗等部皆叛。傉檀討之。西秦王乞伏熾磐龍樂都以傉檀歸。傉檀降于熾磐。熾磐殺之。南涼亡。起烏孤。凡三世。共十八年。其自後涼分據者。又有北涼。北涼沮渠之先世為匈奴。左沮渠王。因以官為氏。世為部

曲後涼王呂光以沮渠羅仇為尚書從伐西秦而敗仇弟麴粥勸仇背涼仇不從仇與粥皆見殺仇弟之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其喪歸葬會者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蒙遜從兄男成說太守段業叛涼推業為涼州牧蒙遜帥眾歸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是為北涼北涼主段業憚蒙遜勇略蒙遜深自晦匿蒙遜素憚索嗣馬權男成皆諧殺之遂舉兵反業使將軍田昂擊之昂以眾降業左右皆散蒙遜殺之擢任賢才文武咸悅伐南涼南涼主傉檀奔樂都蒙遜拔姑臧徙都之自稱河西王又滅西涼蒙遜僭位二十九年殂世子菩提幼弱國人立其庶長子牧犍為河西王魏太武帝憲以其妹武威公主妻牧犍牧犍之嫂李氏有殊色牧犍兄弟二人遞傳而爭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不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與魏主伐涼姑臧城潰牧犍出降僭位七年後為魏主所殺北涼亡起段業凡三主共三十九年其起滅于北涼者有西涼李暠暠字元盛燉煌胡人漢前將軍李廣之後好文學有令名北涼主段業以為燉煌太守都督鎮西將軍尋叛北涼自稱西涼公取沙州秦州涼州等地取酒泉徙都之酒泉今肅州衛是也暠僭位十八年殂其後七世孫為唐高祖世子欽立欽僭位四年北涼主蒙遜欲取西涼詐引兵攻秦而潛還師以待之西涼主欽果將步騎三萬襲北涼北涼主蒙遜擊殺之欽弟燉煌太守李恂等奔北山蒙遜以索元緒為燉煌太守初李恂在燉煌有惠政索元緒粗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逐元緒密信召恂推恂為燉煌王北涼主築堤壅

水以灌燉煌。李恂自殺。僭位一年。蒙遜屠燉煌。西涼亡。凡三世。共二十二年。此外又有仇池。東漢獻帝時。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山在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北百里。其城天然。石角外向。如雉堞然。地方百頃。其傍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三國時。駒孫楊千萬附于曹魏。魏封為百頃王。傳楊龍。楊茂。搜。楊難敵。楊毅。楊初。楊國。楊俊。楊世。楊纂。楊安。楊定。楊盛。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盛卒。元立。元卒。弟難當立。降于元魏。魏封為南秦王。再傳楊保宗。楊文德。楊元和。楊僧嗣。楊文度。楊文宏。楊後。起楊集始。楊紹先。時楊集起楊集義等。立紹先為帝。以叛魏。魏梁秦二州刺史邢轡擊破之。執送洛陽。滅其國。仇池。起漢獻帝。終梁武帝。凡二十五世。共二百八十七年。五胡諸國。今已講完。請得而再序。北朝元魏之事。却說北朝元魏初為代國。自前秦主苻堅滅代。分之為二。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衛辰之後為夏國。見前不贊。庫仁招撫離叛。恩信並著。拓跋珪之母竇氏。以珪走依庫仁。庫仁事珪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嘗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及前秦國亂。諸部大人共推拓跋珪為主。大會于牛川。即代王位。自代滅後。至是十年而復興。牛川即今直隸萬全都。司懷來衛是也。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改國號曰初。服於後燕。後與魏絕。破柔然。獲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國用遂饒。又破後燕而取其地之半。遷都平城。稱帝。是為太祖道武帝。襲高車。破其眾三十餘部。獲馬三十餘萬。諸部大震。復敗後秦之師。魏遂為強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二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

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初。珪納劉頭眷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即明元帝。及克中山。獲燕主寶幼女。又寵之。將立。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像成。遂立為后。珪又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不可。是過美。且已有夫。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光狠無賴。時珪服餌丹藥。躁怒無常。因怒殺人無算。欲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欲立嗣子。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頭王洛兒隨之。珪又以事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求救于其子紹。先是。有神巫嘗誠珪。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殺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滿萬厭之。珪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清河王紹年十六。萬人與之私通。至是。紹欲救母弑父。令萬人為內應。紹踰垣入宮弑珪。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耶。太武帝在位二十二年。嗣在外聞變。遣王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眾翕然。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萬人等為內應者。皆縗食之。乃即位。是為太宗明元帝。任用崔浩。勸課農桑。人民安富。有事于太廟。助祭者數百國。在位十五年。殂。太子燾立。是為世祖太武帝。仍用崔浩。魏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于知人。或拔于卒伍之中。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由是兵甲強盛。戰無不克。滅夏。滅北燕。滅北涼。取仇池。北朝諸國。皆併于魏。又平西域。及柔然。高車等國。除江左南朝外。居然一統。振興文學。墾田積粟。魏國大治。惜其不念崔浩之功。以其作史。暴揚國惡。誅及其族。為少過耳。太武

帝以太子晃監國。中常侍宗愛構之。晃以憂卒。魏主追悼太子不已。宗愛懼。誅。遂弑太武帝而立帝子南安王余。太武帝在位二十九年。未幾。宗愛復弑余。尚書源賀。陸鹿等。勒兵誅愛。奉太子晃之子皇孫濬即位。是為高宗文成帝。任用高允。靜以鎮之。懷集中外。魏國大治。立子宏為太子。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事。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文成帝在位十四年。殂。獻文帝宏立。年方十。三。馮太后臨朝稱制。雖淫亂而能任用高允。魏國無事。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于獻文帝。帝始親政。剛毅有斷。勤于政事。賞罰嚴明。援清節。黜貪汚。魏國稱治。因好黃老。浮屠之學。傳位于太子宏。自號太上皇帝。子孝文帝宏立。生方五歲。幼有至性。顯祖病癱。宏親為吮之。及受禪。悲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羣臣奏曰。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顯祖從之初。太上嫡母馮太后。素辛棄。太上怒。因事殺之。馮太后由是恨太上。密鴻殺之。在位六年。在太上位又五年。而被弑。高祖孝文帝宏即位。馮太后復臨朝稱制。太后聰察知書。計曉政事。多權數。減膳羞。被服儉素。然性淫。每多外交。魏主宏性至孝。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卜令叡得幸于馮太后。遷尚書令。爵中山王。至是病。太后屢至其家。及卒。贈謚立廟。文士作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哀絰哭送者千餘人。魏主以叡子代為尚書令。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群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太后前後臨朝。凡二十五年。殂。孝文勺飲不入于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初。太后忌孝文英敏。恐不利于己。盛寒閉之冷室。絕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東陽王丕等固諫乃止。魏主初無憾意。惟深德丕等。又有宦者譖魏主于太后。太后杖魏主數

十。至是亦不追聞。魏咸陽公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卒年九十八歲。孝文帝始禁同姓為婚。拜祀周公孔子。行養老禮。以平城地寒。風沙常起。乃遷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定族姓。興禮樂。變華風。禁胡語。求遺書。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善屬文。多于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一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友愛諸弟。始終無間。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三代之風焉。魏主宏連年在外。后馮氏私于幸臣高菩薩。魏主還收菩薩等誅之。而不忍廢后。時魏主因禦齊師。得勝。疾甚。而還至穀塘原。以嗣子恪托其弟司徒彭城王勰。勰慮權寵震主。取罪必重。涕泣固辭。魏主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辟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在位二十九年。太子恪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是為世宗。宣武帝嬖倖擅權。侍臣趙邕及外戚高肇等用事。魏政始衰。高肇怨彭城王勰。數譖于魏主。誣以謀反。以酒毒殺之。舉朝莫不喪氣。魏主立子詡為太子。詡胡貴嬪所生也。魏自是不殺太子之母。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殂。子肅宗孝明帝詡立。胡太后臨朝稱制。太后聰悟。好讀書。善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決。作永甯寺浮屠。高九丈。極土木之美。僧房千間。珠玉錦綺。駭人心目。遣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書。慧生出魏境西行二年。至乾羅國。得佛書一百七十部而還。胡太后弑。故正宮高太后。以尼禮葬之。帝叔太傅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淫之。然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侍中元義。衛將軍劉騰。恃寵擅權。懌每裁抑之。義。騰誣懌欲毒殺魏主。閉永巷門。太

后不得出。執擣殺之。還政魏主。幽太子北宮。魏主不得省見。太后不免飢寒。義遂輔政。與騰表
裏擅權。義嗜酒好色。貪吝寶賄。牧守長令。率皆貪汚。百姓窮困。人人思亂。及劉騰死。魏主與太后
左右防衛稍緩。母子仍得相見。太后定計。使義解兵權。復臨朝攝政。因賜元義死。胡太后自再臨
朝以來。頗事妝飾。數出遊神。軌徐乾等。俱得幸于太后。鄭儼尤為得幸。使領尚食典御。晝夜在禁
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惟得略言家事而已。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葛
榮肆亂。國號齊。封疆日蹙。國用耗竭。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魏主年寢長。太后
自以所為不謹。凡魏主所親信者。輒以事去之。于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魏主及鄭儼徐乾等。逼
于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威逼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
止之。鄭儼徐乾恐禍及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宣武帝在位十六年殂。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
嬪所生寶皇女也。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年方三歲。爾朱榮聞之。抗
表領兵赴闕。立彭城武宣王勰之孫子攸為帝。是為敬宗孝莊帝。以榮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
王。李神軌鄭儼徐乾等皆遠遁。太后及後宮皆落髮為尼。榮遣騎執胡太后及幼主釗。沉之于河。
殺王公以下二千人。爾朱榮之女。先為孝明帝嬪妃。至是榮欲魏主納為后。魏主從之。榮甚悅。爾
朱榮。討葛榮擒之。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榮雖身居外藩。遙制朝政。敬宗外逼于榮。內迫于后。快
快不樂。唯幸寇盜未息。與榮相持。及榮告捷。殊不喜。因密有圖榮之意。乃用陽城王徽之計。聲言
皇子生。榮遂與元天穆俱入朝賀喜。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等。俱抽刀入。榮起趨御座。魏主

先橫刀于膝。遂手刃之。併殺天穆及榮子菩提等。赦其餘黨。內外喜譟。百僚入賀。是夜榮從弟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索太原王尸北遁。榮姪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推立太武帝五世孫長廣王曄為帝。大赦改元。兆以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渡。直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魏主鎖于永甯寺樓上。在位二年。兆縱兵大掠。撲殺皇子。汙辱嬪妃公主。殺臨淮王或等。魏主寒甚。就兆求頭巾。兆不與。尋縊殺之。爾朱世隆兄弟。以長廣王曄疏屬。欲更立親近以從人望。乃廢曄。在位一年。而更立獻文帝之孫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初葛榮之亂。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于高歡。歡曰。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即以其眾委歡。以為冀州刺史。歡自此得兵柄。不可復制矣。魏河北大使高乾。與其弟毅。曹起兵討兆。高歡起兵屯壺闕。聲言欲討乾。乾潛往謁之。說歡討兆。時趙郡太守李元忠。亦說歡討兆。歡大悅。起兵討爾朱氏。立太武帝元孫渤海太守元朗為帝。自為丞相。縱反間計。使爾朱世隆兄弟。與兆互相猜疑。歡遂進戰。大破兆軍。歡又進擊爾朱兆等于鄴。復大破之。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于崇訓佛寺。尋弑之。在位二年。歡又以元朗疏屬。乃廢朗。朗在位一年。而立孝文帝之孫平陽王修。是為孝武帝。雍州刺史賀拔岳。遣司馬宇文泰。詣晉陽。觀高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乃遣之。行還謂岳曰。歡之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宜潛為之備。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乃表用泰以鎮之。未幾。岳為陳悅所殺。泰討殺悅而代領岳眾。魏大丞相高歡。舉兵反中軍將軍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

知。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弗克。魏主從之。以五千騎西赴長安。泰備儀衛迎帝。謁見于東陽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焉。魏主下制數高歡罪惡。召荊州刺史賀拔勝赴行在所。勝遲疑不決。後竟奔梁。高歡勒兵追魏主。修不及。遂還洛陽。集百官耆老。立孝文帝曾孫清河世子善見為帝。是為孝靜帝。北遷都鄴。時謂之東魏。魏主修至長安。未幾復與宇文泰有隙。飲酒遇鳩而死。在位三年。泰立孝文帝孫南陽王寶炬即位。都長安。是為西魏文帝。自是而東魏西魏分為二矣。右魏自拓跋力微。至什翼犍國號代。凡十三主。起漢獻帝庚子。至東晉孝武帝丙子。共一百五十七年而分。其後東魏篡于齊。西魏篡于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周併齊隋篡周平陳一統

詩曰 十遇征夫九皺眉 忘餐廢寢有誰知 中宵破夢兜鈴舉 頸飯驚心戰馬嘶

翦髮援縕穿斷白 折衣抽線補殘旗 風流宰相龍樓宴 翠袖雙扶下玉梯

却說東魏高歡。字賀六。渾脩人。今直隸河間府景州是也。在杜洛周黨中。逃奔葛榮。既而亡歸爾朱榮。爾朱兆授以兵柄。封為渤海王。高歡既滅爾朱兆。又逼魏主。修奔宇文泰軍。歡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以洛陽逼近西魏。乃遷都鄴。高歡多在晉陽。遣其世子澄在鄴輔政。歡因宇文泰先殺其將竇泰。將兵至沙苑。西魏諸將皆懼。宇文深獨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未易卒圖。今懸師渡河。可一戰擒也。西魏宇文泰迎戰于渭曲。東魏望見西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

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敗。歡乃馳去。秦還軍渭南。乃于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高歡志畧伐西魏。攻玉壁。西魏章孝寬隨機禦之。歡不能克。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歡士卒死者七八萬。有星墜歡營。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文武樂為之用。及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及卒。澄祕不發喪。自出巡撫諸州。因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澄還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以澄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侯景素輕澄。諸將如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皆輕之。及聞歡卒。遂以河南降西魏。後復降于梁。東魏王孝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沉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初。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及澄當國。倨傲頗甚。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曰。朕朕。朕。狗脚。朕使李舒毆魏主三拳。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乃與荀濟等謀誅澄。事覺。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乃幽帝于含章殿。烹濟等于市。遂還晉陽。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謀作亂。澄嬖鄉郡公主。公主美。在鄴與陳元康通。澄納之。常在鄴。澄不時往鄴。

侍衛者常遣出外。與公主百般淫樂。時澄妻善淫。流為妓。楊愔崔季舒屏左右。謀受禪。京置刀盤
下。冒言進食。因殺澄。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初。澄弟太原公洋。因澄忌之。深自晦匿。素以不慧聞。
至是聞澄死。洋神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群賊。斬而鬮之。東魏主聞澄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
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及洋入謁。從甲士八十。從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叩刃。命主者
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朕不知死在何日矣。晉陽舊臣宿
將素輕洋。及洋至晉陽。大會文武。神采英暢。言辭敏給。眾皆大驚。澄政不便者。洋皆改之。東魏高
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齊王。洋以高德政為書記。甚親昵之。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識。因
高德政勸洋受魏禪。洋以告其母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
北面。汝獨何人。而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
像卜之而成。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下御座。入與六宮別。舉宮皆哭。洋廢之為
中山王。在位一十七年。東魏亡。一主十七年。洋遂即位。國號齊。是為北齊。顯祖文宣帝。西魏太師
宇文泰伐齊。齊主自將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多死。乃還。于是
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于齊。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初。靜帝后太原公主。為
高歡女。至是降為中山王妃。太原公主恒為王嘗飲食。護視之。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酖王殺之。并
其三子。葬于鄆西。後忽掘出。投于漳水。逼太原公主。使為僕射。楊愔妻。盡誅。元氏前後死者七百
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務。坦于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御下。內外肅然。

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故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曰。即當嫁此老婦。母與胡太后就罪。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苦請。乃笞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高氏婦女。不閑親疏。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齊主納娼婦薛氏。有寵。清河王岳。嘗因其姊迎之至第。齊主鳩殺岳。久之忽思薛氏。與岳通。斬其首。藏之于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盤上。支解其尸。弄其髀骨為琵琶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披髮步跣。哭而隨之。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盍往省之。乃首斬其妻。擲首牆外。又殺其弟。上黨王渙。永安王浚。以其數諫也。以浚渙妃。賜左右之殺浚渙者。齊王洋性殘忍。醉輒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因應用。謂之供御。三月不殺。則赦之。然洋雖無道。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是以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獎拔賢能。齊國亦治。齊主洋殂于晉陽。在位十年。太子殷即位。洋第六弟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侍中燕子獻等。自為丞相。殷在位一年。演廢之為濟南王。而自立。是為肅宗孝昭帝。未幾。弑殷。謚為閔悼王。齊主演許以第九弟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湛心懷不平。齊主演識度沈敏。明習吏事。勵精圖治。性孝友。太后不豫。衣不解帶。太后嘗心痛。齊主侍立帷前。以爪搗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演在位一年。忽見文宣帝洋與楊愔。燕子獻等為祟。病遂危篤。備極厭禳之。

事。諸屬歌舞自若。乃徵長廣王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于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自鄴馳赴晉陽即位。是為世祖武成帝。封故太子百年為樂陵王。娶太后殂。齊王服絰袍。置酒作樂。如故。又逼通其嫂文宣帝洋之妻昭信宮李后曰。若不從當殺爾子。后懼而從之。既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至閭。不得見。有怨言。后大慚。生女不舉。齊主詔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鎧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怒。裸后鞭之。白虹貫日。齊主湛欲以故太子百年獻之。百年嘗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而卒。玦猶在手。舉不可開。齊主湛驕奢淫佚。賦役繁重。吏民苦之。后胡氏。嘗幸和士開。婁定。遠等。時人號為朝中八貴。彗星見齊。主湛傳位于太子緯。自稱太上皇。湛在位四年。又在太上皇位四年。殂。齊主緯年少。多嬖寵。外寵高阿那肱。韓長鸞。和士開。祖珽等。內寵乳母陸令萱。宮婢穆舍利等。皆專權用事。胡太后出入不節。既與和士開等通。復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而悅之。召至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齊主緯以斛律光之女為后。因以斛律光輔政。光性節儉。不貪權勢。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國所憚。周黔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舉。令譟傳之于鄴。倅臣祖珽使其妻兄奏之。齊主殺光。并其二子。廢皇后斛律氏。周主聞之。大喜。為之大赦。而齊事不可為矣。齊主緯言語澀訥。不喜見朝士。非寵私狎昵。未嘗交語。承武成帝湛奢侈之後。後宮皆寶衣。

王食競為新巧一裙值萬疋鏡台值千金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每有災異寇盜輒多設齋以為修德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又于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襪之衣行乞其間以為樂寵宦官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巫覡人等濫得富貴者殆以萬數至狗馬鷹及闐雞皆有儀同郡君開府之號而食其祿一戲之賞動踰巨萬府藏空竭乃詔郡縣賣官守令率多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邕謀伐之遂自將伐齊師入齊境攻河陽大城拔之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周主以有疾夜引兵還次年復自將伐齊攻平陽城遂克晉州初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齊主緯以為淑妃誓同生死時方與妃獵于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為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齊主自率大軍至平陽周主使大將軍梁士彥為晉州刺史守平陽自引兵還齊師遂圍平陽梁士彥固守不下齊大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邕復引兵至平陽擊齊師齊主緯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齊主遂與淑妃北走齊師大潰齊主奔晉陽周師攻克之齊主奔鄆周師趨鄆望氣者言當有更易齊主緯乃傳位于太子恒恒時年方八歲緯自為太上皇在位十二年周師入鄆齊太上與穆后馮淑妃及幼主恒等奔青州高阿那肱密召周師擣齊太上與后妃幼主併胡太后等送鄆北齊亡凡六主起梁簡文帝庚午終陳宣帝丁酉共二十八年其後周主邕殺高緯夷其族太后后妃等貧不能自給有為尼為娼

為人妾者。或曰胡太后善彭祖夏姬採補之術。貌極美。年雖老而有少容。後與穆后馮淑妃等俱為倡。日與長安諸少年遊。得恣其慾。嘆曰。為后何如。為娼樂也。至盛唐尚在。不見其老。事見小說。其東魏北齊之事。俱已叙完。請再叙西魏北周之事。初高歡舉兵反。魏主修奔宇文泰軍。却說宇文氏。炎帝神農之後。其先曰葛烏鬼。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其後有普回者。因狩得玉璽。有文曰皇帝璽。普回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字。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徙居遼西。九世至遠豆歸。為前燕慕容皝所滅。其子陵仕燕。後歸魏。徙居武川。陵曾孫肱生子泰。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故小字黑獺。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髮長委地。手垂過膝。輕財好施。年十八。為葛榮將。榮敗入魏。為爾朱榮統軍。尋為賀拔岳司馬。及岳為陳悅所殺。即代統岳軍。及魏主修奔泰。以泰為大丞相。掌軍國之政。尚孝武帝妹馮翊長公主。魏主修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淫于魏主。從入闕。丞相泰使元氏及諸王取明月殺之。魏主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由是復與泰有隙。魏主飲酒遇鳩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為帝。是為西魏。大丞相泰置紙于陽武門。以求直言。召用蘇綽。寵遇日隆。泰欲為富國強兵之術。度支尚書蘇綽教以減官員。置貳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搜簡賢才。以為守令。國內稱治。及綽卒。宇文泰以其生平廉讓。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群公步送。醉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平定天下。奈何遽舍我而去。因舉聲慟哭。不覺危落于手。西魏文帝寶炬在位十七年。殂。太子欽立。宇文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

惟以諸婿為心膂。魏主欽密謀誅泰。事泄。泰廢之。在位二年。置之雍州。尋弑之。而立其弟齊王廓。是為恭帝。去年號。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泰以古制降諸王爵。皆為公。泰自為太師大冢宰。泰能駕馭英雄。咸得其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有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泰自北巡還。至牽牛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泰謂之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事皆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初。泰尚魏孝武帝妹。生覺。姚夫人。生毓。毓子諸子為最長。泰立覺為嗣。時年十五。以覺為周公。護以周公。覺幼弱。欲使早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禪位于周。封魏主為宋公。魏恭帝廓在位十三年而被篡。尋為所弑。覺即天王位。以中山公護為大司馬。西魏。凡三主。起梁武帝乙卯。終陳武帝丁丑。共二十三年。自代及西魏。通共三百三十七年。周主覺性剛果。惡護之專。與司會李植。司馬孫恒。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謀誅護。事覺。護殺鳳等。幽周主于舊第。月餘。弑之。武帝時追贈為孝閔帝。在位一年。迎甯都公毓。即天王位。復稱皇帝。建年號。是為世祖明帝。周主毓明敏有識量。護憚之。寘毒于餽。餽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必能宏我周家。遂殂在位三年。高祖武帝邕立時。大權盡歸于護。諸子及僚屬。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密與母弟衛公直。宮伯宇文神舉。下大夫王軌。右侍字文孝伯等謀誅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見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躍出斬之。收其子弟親黨于殿中殺之。周主始親政事。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行三年。

之喪。周主因齊主緯肆虐無道。興師伐齊。獲齊主緯。及幼主恆等以歸。遂滅齊。滅齊事已見前。周主邕性節儉。既勝齊。乃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餘皆減之。每行兵。親在行陣。步涉山谷。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周主邕為太子贊納妃楊氏。即隋公楊堅女也。太子多失德。王軌字文孝伯。嘗與周主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周主默然。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主遲疑未決。後因伐突厥有疾而還。遂殂。在位一十八年。壽止三十六歲。太子贊立。是為宣帝。始立。即逞奢欲。曾無戚容。捲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超拜鄭鐸為內史大夫。委以朝政。殺其叔父齊王憲。又殺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忠正之士。駢首就戮。立妃楊氏為皇后。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在位一年。傳位于太子闡。是為靜帝。年方六歲。自稱天元皇帝。務自尊大。恣為淫戲。日夜不休。搜取美女。以實後宮。驕侈昏暴。喜怒無常。人不自保。后父堅。位隆望重。天元忌之。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即殂。堅自為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躬行節儉。中外悅之。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復召太史庚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乃以世子勇為洛州總管。大殺諸王之不附己者。遂篡位。靜帝聞下詔。禪位于隋。在位三年。北周亡。起陳文帝丁丑。終陳武帝辛丑。凡五主。共二十五年。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

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後代隋而有天下。却說隋高祖文帝堅。小字那羅延。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本姓楊氏。宏農華陰人。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是也。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堅生而有異。母不能鞠。宅旁有尼寺。一尼抱歸以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墮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長。相表奇異。堅深自謙晦。至是篡位。都長安。國號隋。立獨孤氏為后。后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弑故靜帝閹。盡滅宇文氏之族。自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隋高頸蘇威。同心協贊。政無大小。帝悉與之謀。數年之中。天下稱治。隋滅後梁。又滅陳。合天下為一。統其滅梁滅陳事。已見二十三回。不贅。綱鑑紀事。以隋接陳。以隋文帝開皇九年。直接陳後主禎明二年。隋仁壽宮成。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楊素悉焚之。帝不悅。及見制度壯麗。大怒曰。素為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謫。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帝擢為內史舍人。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天下惶惶。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人來耳。爾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爾不為我以聞。吾更來爾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帝性嚴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而至于賞賜有功。即無所吝。將士戰沒。必加優卹。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乘輿服御。敝者隨令補用。後宮服澣

濯之衣。天下化之。大夫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以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將近九百萬。然猜忌苛察。信讒謾言。文法自矜。忌刻臨下。常令左右覲視内外。有過失則加重罪。又患令吏賊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功臣故舊無始終。得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勇敢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多侈。恩寵始衰。勇多內寵。嫡妃無寵。死而多庶子。獨孤后深惡之。晉王廣彌自矯飾。為奪嫡計。后贊帝廢勇。及其男女并為庶人。而立晉王廣為太子。天下同日地震。其後獨孤后先帝而崩。及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帝不諱後事。為書問僕射楊素。素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幸陳夫人。陳宣帝女也。極有美色。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愈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以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勑書。素聞之以白太子。乃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台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在位二十四年。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以賜陳夫人。夫人以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是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是為煬帝。矯稱高祖詔。賜故太子勇死。不為置嗣。徙柳述元巖于嶺南。初高祖惟與獨孤后相愛。傍無姬妾。五子同母。意謂必相和睦。其後互相猜忌。五子皆不得壽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四十年彈指過海內風塵

詩曰 九里山前古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烏江流水潺潺响。彷彿虞姬哭霸王。

霸主烏江血未乾。長陵樹老朔風寒。千年暗草埋金谷。幾輩征夫老玉關。
去鳥銷沉雲漠漠。野花零落水潺潺。豪華一去無踪跡。留得虛名紙上看。

却說隋文帝既篡周復滅後梁至九年正月又滅陳為一統子楊廣既弑父復殺兄子弑父之夕又烝淫父妾而篡立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晋王既篡位是為煬帝立皇后蕭氏命楊素營東京宮室又勑宇文愷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寢園苑自長安至江都引穀洛汴河江淮諸水各相通為水道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沿途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于道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百餘尺台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苑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翦綠為花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綠為荷芰菱芡乘輿游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飾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綵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房百二十間皆飾以金玉沉

檻以處美女妃嬪。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三重別有浮景九艘。輓船美女。九千餘人。謂之殿脚女。皆衣以錦綉之絲。艷冶奪目。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蓄客乘之。輓船士八萬餘人。舳艤相接二百里。照耀川陸。騎兵翼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飮。將發之際。多棄埋之。新作輿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子。自拔毫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為瑞。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每窖皆容米八千石。發丁男一百餘萬。以修築秦始皇時萬里長城。殺高穎。賀若弼。宇文弼。薛道衡等。先朝舊臣。及忠諫之士。皆死。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乃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北巡。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寃歟。啟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額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台。賜各有差。西域諸胡。多至張掖等郡交易。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紀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矩。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迎送。靡費以萬萬計。西域諸胡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諸番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諸番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肆店。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值。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驚歎。其黠者覺之。

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體何不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忠。孰能如是。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裴矩說煬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當陛下之時。何可不取。乃下詔伐高麗。勒幽州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郡。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艤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于道。天下騷動。于是始相聚為羣盜。七年冬。鄒平民王簿倡亂。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也。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凡二年。為張須陁所滅。竇建德起兵漳南。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役。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稱長樂王。尋改稱夏王。張金稱聚眾河曲。高士達聚眾清河。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煬帝至遼東。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將軍宇文述等九軍。皆敗于薩水而還。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惟二千五百人。資儲器械。失之殆盡。煬帝還東都。一時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谷間。復徵天下兵集涿郡。募民間驍勇。復自將擊高麗。時太子昭早卒。煬帝命太子昭長子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命太子昭次子越王侗留守東都。以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之。楊素之子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以蒲山公李密為謀主。密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忌之。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元感等曰汝等

不及也。元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邊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囉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招撫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以徐圖天子。此中計也。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圍東都，煬帝聞之，乃引兵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元感。元感復委韋福嗣以心背，不專仕密，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元感引兵趨潼關，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煬帝使裴謐推治元感黨與，謂謐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爾不盡加誅，何以懲後？」由是所殺三十餘萬，枉死者大半。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李密亡命，為人所獲，執送東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逃亡，悉出所齎金寶與使者曰：「吾等死日甚近，此金並留付公，幸以此須相廢，請極歡而死無恨矣。」所至竟酒食竟妓女，讌飲喧譁竟夕達旦，以為常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乃穿牆而逸去。聚徒教授于王秀才家，郡縣捕之，值出獲免。韋城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于瓦岡，為羣盜同郡徐世勣單雄信皆從之。李密自雍邱亡命，亦歸讓，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言煬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遂與羣盜翟讓等起兵攻榮陽，煬帝徙張須陀為榮陽通守以討之。通守者即今之通判也。密盡策，分兵千餘人伏

林間殺須陀羅士信秦叔寶等俱降于密河南郡縣為之喪氣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倉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讓子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用祖君彥為記室密移檄州郡數煬帝十罪且曰攀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君彥之手筆也河間賊帥格謙起兵自稱燕王煬帝命王世充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復稱燕王杜伏威起兵據歷陽略江淮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為長史分徇諸縣小盜多附之眾遂盛東海李子通渡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尋稱帝國號吳城父朱粲聚眾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諸郡縣所過淫掠以人為糧唯類無不遺鄱陽賊帥操師乞攻陷豫章自稱元興王侍御史劉子詡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其鄉人林士宏代領其眾以戰子翊敗死宏自稱楚帝自九江以南及番禺皆為所有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至鄆鄆以西盡有之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起兵自稱大丞相馬邑鷹揚府校尉劉武周起兵自稱太守二人皆北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武周遂自稱帝取樓煩定襄雁門諸郡據汾陽宮梁師都取雕陰宏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大饑子和結死士十八人殺郡丞開倉賑施起兵自稱永樂王北附突厥二年降唐封鄆國公得善終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尋稱帝一時起兵據地者六十四處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竇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多以城降之聲勢日盛他如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據河西自稱河西

大梁王後梁宣帝蕭簷曾孫羅川令銑起兵取豫章江陵嶺南等地。勝兵四十餘萬。自稱梁王。尊
稱帝。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虜竊狗偷。郡縣捕逐。行
當殄滅。願陛下勿以介懷。煬帝以為然。或教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
弗之知也。時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
聞賊頃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
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還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詔百僚復議伐高麗。徵天下兵。百道
俱進。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因故。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贊。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
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詔江都更造龍舟數千艘。龍舟成。送東
都。宇文述勸煬帝幸江都。帝大悅。從之。羣臣諫者盡斬之。宇文述死。帝以其化及為屯衛將軍。次
子智及為將作少監。帝至江都。巡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由是郡
縣競為刻剝。以充貢獻。民外逼盜賊。內苦重賦。加之饑饉。採樹皮草根木葉而食。諸物盡。乃自相
食。官倉充牋。羣吏畏法。莫敢賑救。江都丞王世充。以缺銅鏡屏風。遷通守。又簡閭民間美女。獻之。
于是益寵任之。煬帝以唐公李淵為宏化郡留守。淵御眾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貌奇異。又名
應圖識忌之。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
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縕酒納賂。以自晦。煬帝乃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羣賊。

初淵娶竇毅女。生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文靜坐與李密連婚。係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漢高光武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如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有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闕。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縗遍于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晉陽宮監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淵寢。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後之耳。會煬帝以李淵不能禦寇。遣使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大計。淵然之。適劉

武周据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煬帝大業十三年五月。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等。各募兵。旬日之間。眾至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淵使世民伏兵殺之。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遣使如突厥。突厥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命劉文靜出使。以此告突厥。且借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借兵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變患。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代王侑。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軍中乏糧。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未敵。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况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當奮不顧身。以救蒼生。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尔班師。恐後義之眾。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

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于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時左軍已發。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進軍趨霍邑。宋老生將兵三萬迎戰。世民以數十騎擊斬之。遂克霍邑。又克臨汾絳郡。下韓城。馮翊等地。時河東未下。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風振槁葉耳。屈突通自守之虧。不足為慮。淵雨從之。留劉文靜等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所至。更民及群盜從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淵女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于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左親衛段綸亦娶淵女。聚徒于藍田。得萬餘人。以應淵。隰城尉房元齡。謁世民于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元齡亦自以遇知己。竭鑿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肅。秋毫無犯。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二人。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除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材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煬帝為太上皇。自為大丞相。封唐王。隋帝侑在位一年。禪位于唐。唐主李淵即皇帝位。改元武德。都長安。封隋帝侑為

鄼國公。明年殂。謚恭帝。年十五無後。且擇過不題。却說煬帝在江都夜眼中。每恒驚悸。云有賊。必令數婦人抱持搖撫。乃得眠。諸驍果從場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于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並先與有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民間美婦驍果。誑云有姦。盡奪淫之。帝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日今一房為主人。酒卮不離于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偏厯台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頸項。誰當砍之。後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闕中人。皆思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直閣裴度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於廣坐明論叛計。宮人聞之。言于煬帝。帝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郎將趙行樞以告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公等之去。徒取死耳。不如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因推宇文化及為主。悉召諸驍果。諭以所為。乃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煬帝望見火。聞宮外謠囂。問何事。裴度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至五更。德戡使度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拒戰死之。先是煬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守元武門。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煬帝所寵宮人魏氏。矯詔散其兵。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煬帝易服逃于西閣。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煬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號為丞相。虔。通以騎逼煬帝出宮。化及曰。何用將此物出。急還與我。于是引煬帝還寢殿。帝歎曰。我何罪。

至此賊黨馬文舉歷數煬帝罪惡。帝曰。我寔負百姓。至于爾輩禁祿兼及。何乃如是。時煬帝愛子趙王果。年十二。在煬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遂欲弑帝。帝曰。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鳩酒來。文舉等不許。令孤行達頃煬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等縊殺之。煬帝竊位十三年。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果同殯于西院之流珠堂。化及殺煬帝諸子幼孫及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斬之。惟煬帝姪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立為帝。令居別宮。惟發詔畫勑而已。化及自為大丞相總百揆。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妾宿蕭后妃嬪。宣淫無忌。自奉一如煬帝。以諸驍果欲西還長安。乃引兵而西。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間牛車。載宮人珍寶。而使軍士自負戈甲。道遠披劇。軍士皆怨。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謀殺化及。化及殺之。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乃引兵向東都。入滑台。東都留守官得煬帝凶聞。奉越王侗即位。以王世充為納言。封鄭國公。化及引兵趨黎陽。東都聞之。與李密合兵以拒之。化及敗。乃北趨魏縣。化及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擁蕭后。縱酒宣淫。醉則尤智。及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允。及其相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爭鬥。醒而復飲。以此為恒。眾多上散化及歎曰。人生固當一死。豈可不一日為帝乎。乃鳩殺秦王浩。即帝位于魏縣。國號許。唐高祖從弟淮安王神通擊化及于魏縣。化及走聊城。夏王竇建德引兵趨聊城。大破之。生禽化及與智及。併其二子丞基。丞趾。及其黨羽盡斬之。獲蕭后與傅國璽。未幾。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送蕭后于突厥。化及既平。隋王世充自為相國。封鄭王。加九錫。未幾。鄭王世充幽隋主侗于

含涼殿廢為潞國公。自稱皇帝。尊弑之。亦謚為恭帝。時唐高祖武德二年五月事也。隋主凡四主。共三十九年。至唐高祖如何統一天下。詰長且聽下回分解。

國史館藏書



0104919